

國民 文獻 分類 編纂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

歷史地理
卷



891

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歷史地理
卷
891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第八九一冊目錄

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及其批評 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編 民國間出版 一

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工作報告(三十一年七月至三十二年六月) 東北四省抗敵協會編

東北四省抗敵協會,一九四三年出版 二二七

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四周年紀念冊 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四周年紀念會編 察哈爾抗日

同盟軍四周年紀念會,一九三七年出版 三一

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及其批評

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編印

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及其批評

目次

序

九一八後國際對中日事件的態度

報告書原文

我國對報告書的意見

政府的表示

個人的意見

報誌的批評

附旅華外論

日本對報告書的態度

政府的意見

政黨的聲明

報界的批評

世界各國對報告書的意見

國際聯盟

美國

俄國

英國

法國

德國

其他各國

本會對於報告書的意見

序

九一八日本的暴舉不但關係中國的存亡，直影響世界的盛衰。所以禍變爆發後，我國人固然是切齒痛心，各國人也無不驚訝憂慮，可說世界人的耳目心思都集中在這一問題了。恰好這時候一個規模宏大宗旨堂皇的和平大機構——國際聯盟，儼然聳立於大眾面前，在我們受侵害的人自然要求他主張公道，就是一切好和平的世界人也希望他發揮點能力。他呢！責任所在更是無可推卸。所以國際聯盟的會便開了一回又一回，他的決議也是一而再再而三。起初他們態度卻很公正可佩，無奈日本一味蠻橫，又拼命的勾引離間，於是國聯的意見軟化起來。但體面所關也不能沒個交代，便定出一個延宕的法子：遣派委員，實地調查。在明眼人看來，這是聯盟無能力的表現，都很失望，但一般人酷愛和平，總盼望着靠這條路得個救濟。好了！委員團實行調查了。好了！十月二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公布了。好了！國際聯盟已定期十一月廿一日開會考量報告書了。一般人的希望和興味又自然而然的集中這一點。本會同人深覺國際聯盟的能力有點靠不住，但我國既屬聯盟一分子，只有在聯盟裏頭抱着公理奮鬥，以求轉移，不能漫不經意的轉被敵人利用。可是在聯盟內奮鬥不能專靠我國出席的代表，要國民一致的給他一個明白主張，一個絕大後援。所以本會便把這回調查團報告書做中心，更詳述九一八以後國際對中日事件的態度，搜集本國各方對報告書的意見，和世界各國對報告書的意見，最後並將本會對報告書的意見詳細敘述，合成一書印佈起來。意思是要國民大家對調查團報告書作一周到的觀察，得一系統的了解，並確實把握着一個正當主張。好對國際聯盟作合理之奮鬥，好對我國代表作有力之聲援，這是本會懇切希望的。

九一八後國際對中日事件的態度

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，以迄今茲，轉瞬就屆十四個月了。在這十四個月當中，國際情勢，瞬息萬變，世界輿論，亦變幻無常。時而法曰提携，時而法曰疎離，時而美俄接近，時而日俄攀談。彼此鉤心鬥角，極盡其外交技巧之能事。但這並不足為奇，原來外交是一套魔術，今日聯甲，明日聯乙，亦不過政策的運用不同而已。祇須於國家權益有利，外交目標無害，朝秦暮楚，又有何妨？在今日廿世紀的國際社會，以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，和彼此利害的相互傾軋，外交政策更不能確定一呆板的原則。因時度勢，隨機應變：這就是外交家所當牢記着的金科玉律。

過去一年來國際對於中日事件的態度，雖有些許轉變，但各國尚沒有離脫素來的窠臼。我們可以說她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轉變，比對中日問題的態度的轉變，來得更重大，更激烈。就九一八後的國際形勢來講，大致可分兩個時期去研討它的變化：第一個時期是從九一八到洛桑會議（本年七月），第二個時期是從洛桑會議以迄今日。現在我們就第一個時期內美俄英法四國對中日事件的態度，先作個個別的分析，然後再進一步去分析洛桑會議後國際風雲的激變，和因此而對遠東問題所發生的反響。

（一）從九一八到洛桑會議的國際態度

美國

自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條約簽訂以後，太平洋的和平即建立於英美日三國的均勢之上。英日同盟的停止續訂，關島軍港的禁止建築，就是明證。不過太平洋上的怒濤雖曾因此而暫時平息，但是太平洋問題還未根本解決，時常有爆發的可能。九一八事變的發生，暴日的侵佔東北，就予太平洋的均勢一極大之打擊，尤予美國一極大威脅。據常理推測，日本既如此咄咄逼人，向美挑戰，則美為維持國家的尊嚴計，以及為維護她在遠東的權益計，必出而以武力干涉無疑。乃當事變

之初，美國似乎漠不關心。國務卿史汀生謂：「此事迄今，似尚未致牽涉凱洛格非戰公約，第美政府中人，視爲形勢嚴重」而已。迨九月廿四日，史氏始照會日本駐美大使出淵，稱此項東三省事件，根據各方報告，日本應負全責。而國內輿論亦漸形憤激。如紐約世界電訊報曾爲文批評，謂：「日本對華作戰，已違反非戰公約，倘令美政府不欲墮其榮譽，則必須採取動作，與各締約國合作，（必要時可單獨進行），要求日本撤兵與賠償。」美國態度雖漸變強硬，然亦無如日軍之橫蠻何。

迨日本爽約，進佔錦州，美國態度忽又更趨強硬。於是史汀生照會日本否認以違反非戰公約的方式，而造成的局面，及締結的條約或協定。到了上海戰事發生，美國輿論以有感於我抗日將士的勇敢善戰，屢挫暴日，深表同情。嗣後美政府因爲忙於應付歐洲問題，未遑他顧，於是美國態度變爲沉默，而入於厭倦狀態。雖大西洋艦隊曾奉命集中於太平洋，但亦祇限於搖旗吶喊而已。美國的對日態度始終沒有逸出「文書式的外交」的窠臼。

何以美國不敢對日決一死戰？何以美國情願對日屈服示弱？這當然有她的嚴重顧慮，就是：

（A）海軍實力未充——我們知道依照華盛頓條約與倫敦條約，美國的海軍與日本的爲五與三之比。而美國目前的保有量約僅三，七五，是量勝於日本者無幾，其實或併日本而不如。以此海力，而欲遠渡太平洋，攻擊日本，勢有所難能。比方戰事發生時，第一着須先將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艦隊集中，然後纔能整個的動員。但假如日本依照在「日美太平洋大戰」書中所說，施用詭謀，事先把巴拿馬運河炸燬，則美以交通截斷，其艦隊必須繞道麥哲倫海峽，致迂回航路一萬餘海里，行動阻滯，軍家所忌。就令能如今日，預先將海軍集中於太平洋，以檀香山離日本遠哉遙遙，行動也極感不便，萬難制服日本。反之，日本的海軍既依倫敦條約全部建成，而作戰計劃又比較能在地勢上佔優勢，則應付美國艦隊自不致感到若何困難。美國因有此種種缺陷，所以不敢對日採取積極行動，必須待之於海軍力量充實或聯絡得强有力的盟國之後，纔有勝利的把握。這是

美國所當顧慮的第一點。

(B) 中國無力牽制日本——日本是一個原料缺乏的國家，幾乎一切原料均須仰求於我國。在日美戰爭時，設若我國能有充分的力量，與美取一致之行動，一面拒絕供給原料，一面以武力應戰，則彼暴日雖強，終必有屈服求和之一日。所以從軍事方面言，中美確有切實合作，協力對日的必要。不過我國太不像樣了，不僅談不上與暴日作持久戰，就連短期抵抗的力量，也還有限。所以我國如稍有仇日的行爲，則日必封鎖我海口，竭力壓迫，使我國不敢蠕動。然後以全力應付美國。這樣一來，美國在遠東遂失其臂助。孤軍應戰是美國所不願爲，抑且有戰敗的危險。這是美國所當顧慮的第二點。

(C) 聯絡英俄未成——在遠東受日本威脅的國家，不僅是美國，英俄也是一樣。過去的一年當中，美政府向英呼籲，協力對日，真不曉有多少次了。但是英國始終是裝聾作啞，漠然視之。英國何以不願與日反目？這當然也有她的隱衷，留待下面交代。至於蘇俄，自事變之初，即對美頻送秋波，欲得其承認，然後合謀對日。不過們她用意所在，並不是想與美國切實結合，對付日本，是想藉此要脅暴日，迫她讓步。我們知道從今日俄國的境況看來，她決無情願對日作戰之理。也許是想藉美俄復交爲手段，使日美邦交愈形尖銳化，迫日美不得不戰之一途，然後乘機干涉，以便從中漁利。這當然也使美當局小心翼翼，不敢造次承認蘇俄。此美國務卿史汀生在四月親臨日內瓦時，向李維諾夫提出取消第三國際，以爲承認蘇俄的條件。其條件的苛刻，由此可想而知。總而言之，英俄兩國，或其中的一國，如一日不能與美竭誠合作，則美對日必一日不願作戰。因爲在日美戰爭中，美國苟不能得到英俄的協助，則美必難操勝利的左券。反之，如英俄與美聯合，則日必挫敗，可不待龜卜。這是美國所當顧慮的第三點。

(D) 國內經濟的恐慌與社會的不安——一個國家欲對外作戰，必須先顧到國內的經濟狀況與社會情形。現代的戰爭不比從前，從前的戰爭是帝王對帝王的戰爭，參與戰爭的尙祇限於傭兵而

已。現代的戰爭是整個國家對整個國家的戰爭，就義沙場的是全國的人民。所以設若主持國事者不顧國家經濟的窘狀及社會的不安，一意孤行，從事戰爭，則結果所及，勢必招致政治的社會的革命。今美國雖號稱金圓之王，但銀行例閉者數千家，失業工人一千餘萬，國家預算也虧短甚鉅。像這麼一個國家，對外忽輕啓兵戎，可不是爲共黨造機會，爲國家掘墳墓嗎？這是美國所當顧慮的第四點。

有此四因，所以史汀生雖藉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，放了幾次空彈的大砲，但是既沒有震撼太平洋上的波濤，也沒有懾服扶桑三島的軍閥。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忽視日美邦交的嚴重，也不能目美國大西洋艦隊留駐於太平洋爲毫無意義。美日間的總賬終久是要結算的。維美國在海軍方面的努力和外交方面的活動，是在洛桑會議以後的事。

蘇俄

蘇俄也是太平洋上的主要角色之一，對於日軍的長驅北侵，當然不能無動於中。並且在這次中日事件中，除中國外，受威脅最大的要算是蘇俄了。當日軍佔領瀋陽時，蘇俄以本身的權益，未遭危害，故似不甚關心。但一到日軍侵入齊齊哈爾，她立刻就恐慌起來了。蘇聯機關報伊次威斯恰報曾爲文論說，稱日本佔據東三省，一方面啓中國領土分割的端緒，別一方面招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。十一月十四日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正式照會日本駐俄公使廣田，聲稱：『……貴使曾對余確切言明，不因東三省事件，有傷蘇維埃方面的利益，今日軍侵入齊齊哈爾，橫斷中東鐵路，阻止其進行。……深望日本政府，遵守前言，保其效力，勿行違反。』同月廿日李氏又照會廣田大使，說：『貴使依本國政府訓令，最初通報於蘇維埃政府，謂已發限制東三省軍事行動的命令，不料該軍事行動，邇來非常擴大，竟超越範圍，此種事態，大有侵害蘇聯利益的可能，引起甚深的不安。』到了東三省僞國成立，蘇維埃政府於本年三月二十三日發表聲明，謂日本當嚴守朴資茅斯條約，同時又質問日本三點：（一）日本是否支持白俄危及蘇維埃政權？（二）

日本集中軍隊於俄韓邊境，是何用意？（二）日本政府不同意締結不侵犯條約是何理由？上述種種雖不失為莫斯科對中日事件的一種表示，但亦祇限於文書式的表示而已。她始終反其平素大吹大擂的習慣，鎮定心神，以靜如處女的態度，來應付這嚴重的時局。這真有點令人爲之駭然了。不過從各方面觀察起來，蘇俄在此時是不願作戰的。縱使赤軍有一部份集中於俄滿邊境，荷日軍不越過此邊境一步，日俄戰爭暫時是不會發生的。何以呢？因爲俄國也有須竭力避免戰爭的顧慮在。

（A）國內建設未成——塔瓦斯社的播音機雖曾將五年計劃已提前完成了的福音，傳遍世界，但是該計劃還沒有如願完成，歐美各報已有論列。我們想想一個既無外匯，又少借貸的窮蹙國家，在數年之間，想使三百七十萬平方里面積的聯邦，滿佈了電氣廠，大工廠及馬路鐵路等等，是不是可能的？何況共產黨對外貿易僅靠傾銷政策，以博得現金，維持其政治生命？就令五年計劃完成了的話，以蘇俄經濟的落後，工業的不興，民智的不開，交通的不便，又怎能跟上歐美各大強國呢？但是五年計劃確是蘇俄的生命線。內部的建設一日未能完成，則蘇俄的基礎一日未能確固，而其對外的舉動，亦必萬分謹慎。這是使蘇俄不能積極對日的第一點。

（B）蘇俄軍備尚未充實——蘇俄的軍備隨着五年計劃的完成而充實，乃是無可疑義的。於是第一次與第二次的五年計劃一日未完成，蘇俄的軍備也就一日未能達到美滿之境。況且日俄如一旦開戰，蘇俄必須調遣西北利亞軍管區，或土耳其斯坦軍管區的軍隊，集中北滿，以厚實力。這點，蘇俄在運輸方面就將遭遇很大的困難，因爲西北利亞鐵道是單軌鐵路，同時又因爲經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間的戰事，車輛破壞，迄未恢復原狀，反之，日軍的運輸則極爲快捷，可以朝發夕至。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，俄之所以一敗塗地者，爲的就是這個原故。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俄人豈願再蹈慘痛的覆轍？這是使蘇俄不能積極對日的第二點。

（C）國際形勢不利於俄——若說是一個共產國家，必不能與資本國家相結合，這也許未免失

之短識，忘了歷史的教訓。一七八九年後在大革命中的法國，對於民主主義說得何等起勁，對於君主國家又仇視得何等深切，但是到後來終不得不與她們妥協或聯絡，以謀自固。須知外交的運用，一切以利害為主，千古如出一轍。慕沙利尼可以與蘇俄逆秋波，德意志也可以與蘇俄攀相識，可見外交是不能繩以一絕對的標準的。不過今日的蘇俄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的境地，是毫無疑義的：東有日本的咄咄逼人，西有羅馬尼亞波蘭的眈眈虎視。設若俄日打起仗來，波羅兩國勢必不願錯過這機會，起而對俄取敵對行為。在國際社會間，趁火打劫，是最平常不過的事。如果俄國腹背受敵，則她必不能應付自如，而終有挫敗之虞。然論者謂俄與法波羅三國已有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，（惟俄羅兩國的尚在擱淺中）可以保障蘇俄的安全，這也許未免過信條約的效力。比利時的中立條約，德國可以當作『廢紙』看待，德奧意的三國同盟，意國可以食言例戈相向。歷史教訓，未可健忘。且俄波諸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，既乏制裁，又多破綻。舉全世界莊嚴簽訂的非戰公約，日本尚敢一脚踢開，破壞無遺，何況雙方均無誠意簽訂的條約呢？所以萬一戰事爆發，蘇俄的處境是萬分危險的。這是使她不能積極對日的第三點。

（D）蘇俄不願參與任何戰爭——因為國內建設尚未完成，因為共產國家根基未固，又因為國際地位處於孤立，所以蘇俄雖高唱革命，然究非其力量所能及，不過她的力量雖不足促成世界革命，但是她看見和平這樣維持下去，却是很擔憂的。何以呢？因為蘇俄是個『唯恐天下不亂』的國家，天下愈亂，經濟恐慌便愈嚴重，經濟恐慌愈嚴重，則失業工人必愈多，社會秩序必愈不安，而共產宣傳纜纜有伺隙而入的機會。所以到現時止，並且在將來也是一樣，俄國在國際外交方面總是取推波助瀾的手段，或暗供德國以軍備，或壯意大利以聲威，冀促歐洲早日陷入戰禍。至於她呢，自身參與戰爭是非她所願的。所以佯為和平的使者，左邊簽個互不侵犯條約，右邊簽個互不侵犯條約。但假令資本主義國家自相殘殺，打個落花流水，她是沒有不極端歡迎與贊同的。因為祇有在那時，她纔能坐收漁人之利，因為也祇有在資本主義國家打得精疲力竭時，而用武力

干涉，纔能握住或擺佈她們的命運。所以不願親與戰爭，是蘇俄外交的一貫政策。這是使她不願積極對日的第四點。

有此四因，所以蘇俄對於日本的橫行，莫可奈何，即不與日妥協，暫且不能不與日敷衍。對日作戰於她是極端不利的。並且從歷史上去觀察，俄國除對遠東病夫——土耳其帝國——打過勝仗外，對外作戰是沒有不失敗的。遠之如大彼得的被敗於瑞典，近之如克里米戰爭，日俄戰爭和歐戰的失敗。但是每經一次失敗，國內必起一次反動。如克里米戰爭後有農奴的解決，日俄戰後有議會(Duma)的召集，歐戰當中有皇室的推翻，共產政體的成立。所以根基未固的蘇俄對於戰爭一事，不能不萬分慎重。不然，就是自掘墳墓，將政權拱手還諸白俄。

英國

我們都知道英日兩國曾有一度的結合，而這結合維持了廿年之久。等到在華府會議中，英日同盟纔被拆散。英日同盟的解約一面固由於美國的要求，別方面却由於英殖民地的逼迫。所以當日假如沒有這兩種因素在那裏驅使，英日同盟也許迄未失效，亦未可料。在英日同盟期中，日本曾藉英為奧援，在遠東竭力發展其勢力，幾有取英而代之之勢。因此，英國在東亞的『星光』遂逐漸沒落，而日本的『太陽旗』却日更飄展。

到了今日，日本在東三省的橫行已威脅了大英帝國的權益。論理，英國應有所表示，以維持其帝國的尊榮。但是事實却與此大相逕庭。英國爲了怕牽入戰爭漩渦，始終沉默不言。日軍破壞條約她不管，美國呼籲合作她也不管。其實，她的這種冷淡態度是很不對的。前泰晤士報主筆史梯氏(Steed)曾爲文痛斥其非，說：『此等見解，適足表現其罪惡與愚昧，蔑視吾人的條約義務，所以罪惡；否認該項危機對於帝國利益的關係，所以愚昧。』梯氏接着又申述他的意見：『……吾以爲和平乃吾國國家與政府之無上利益。吾所謂和平，即在消極方面足以遏止戰禍，而在積極方面足以建設國際的合作。吾深信吾人果能効忠於國聯盟約及凱洛格公約之規定與測義。則此項

利益必得最佳之保障。凡回履戰前時代秘密結盟與競爭軍備的行爲，就余觀之，實足危及我民族及皇室的福利。』史梯氏的責難對英政府發生了影響沒有？完全沒有。

不過我們要了解英國的所以不願接受美國的呼籲，聯合對日者，實有她嚴重的顧慮在，這就是：

(一)帝國內部不安——這可以分兩方面講：一方面就是英國本部因遭受經濟恐慌劇烈，及失業工人衆多，以致社會不安，無暇外顧；他方面就是殖民領土如愛爾蘭印度等都蠢起作獨立運動。所以在此時英國如牽入戰爭漩渦，大不列顛帝國馬上就有崩潰的危險。這是英國所當注意的第一點。

(二)日佔滿洲，即所以保全英殖民地——說句老實話，日本以人口的過剩，和原料的缺乏，對外發展是環境使她不得不然的。在遠東可以侵佔的領土祇有中國，或是澳大利亞和印度。如果日本不奪取滿洲，以供養其日增無已的人口，則她勢必掉首南顧，或吞取印度，或掠奪澳洲及新錫蘭。所以日取東北，無異給予英屬的太平洋殖民地一安全保證。何況此舉且能建立防止赤化南下的一有力屏障呢？這是英國所當注意的第二點。

(三)防範蘇俄南下——我們知道英日的所以結盟，爲的是防範蘇俄南下，以侵略印度。現在蘇俄雖已消滅，但是換來了一個面目更猙獰，更可怕的赤俄。赤俄有堅強的紅軍，赤俄有共產的宣傳，赤俄有革命的外交，赤俄有新興的銳氣。所以印度的安全比前更危險，帝國的崩潰比前更迫切。於是英國如不欲保全印度以及長江流域則已，不然日本是不可輕予開罪的，以便將來有提携的餘地。況且保守黨的外交政策一向來就是聯法仇美，親日抗俄。前時毅然與俄斷絕國交的不是保守黨政府嗎？現在掌執政政府實權的又不是保守黨嗎？所以爲防範赤俄着想，英國不能貿然觸怒日本。這是英國所當注意的第三點。

(四)英國亟求和平——因爲帝國內部不安，因爲經濟恐慌嚴重，所以英國無論如何，不願在